

高超★著

部队的生活，军绿的世界，  
总是那样的充满神秘，令人神往。  
军营里是否也如外面的社会一样，  
饱含着喜怒哀乐、情感交错？  
从这部作品中，能找寻到你需要的答案……

FEI YUE DI PING XIAN

# 飞越地平线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高超★著

FEI YUE DI PING XIAN

# 飞越地平线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越地平线 / 高超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 
2016.4  
ISBN 978-7-5190-1464-3

I. ①飞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5857 号

## 飞越地平线

---

著 者: 高 超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金 文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王洪强

封面设计: 凤凰树文化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3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[clap@clapnet.cn](mailto:clap@clapnet.cn)

[guof@clapnet.cn](mailto:guof@clapnet.cn)

---

印 刷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---

开 本: 787 × 1092

1/16

字 数: 381 千字

印 张: 22.62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1464-3

定 价: 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绿色军营里(序)

邱华栋

在普通人看来，军营是封闭的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，军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。即便如此，在外界看来颇为神秘的军营也不能不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尤其是在这个将“消费主义奉为圭臬”的小时代（或者说和平年代）。长篇小说《飞越地平线》以文学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点。

书中人物众多，人物关系错综复杂，情感碰撞无处不在，但作者处理起来却显得游刃有余，似乎并不费力。而陈青松和新疆女子阿依古丽那种军民一家亲、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感情，则超越了当代人总是与利益挂钩、不再纯洁的人际关系，令人想起《冰山上的来客》那种为信仰而活的纯真年代，这份军民之间超越生死的情感，不论是在小说中，还是在当下社会生活中，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，而又似曾相识。

军队在和平年代，几乎与战争绝缘，那种同仇敌忾的团结一力，当然内化于各个层面的交集与矛盾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产生新的影响，人物的情感、人性的复杂性、改革进程中思想观念的对立等等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貌，但总归是客观而辩证地服务于这层“变化”当中，小说的主题整体而言是积极向上的。

在写作手法上，作者从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充分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精神面貌与时代风采，但并没有刻意重蹈“高大上”的写作套路，而是从“军人也是人”的层面，以点带面反映了当前体系下军队的运转现

状和军人的思想轨迹。这恰恰证明了具有特殊社会身份的军人在本质上也是普通人，他们的这种双重身份，要求他们在做好日常政务工作的同时，还要处理好个人与家庭的关系，包括夫妻感情，子女教育、就业与婚恋等问题。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，军人作为有血有肉的人，都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小命运，有亲情也有爱情，有追求也有迷茫，有成功也有挫折，有欢乐也有痛苦……正是这方方面面，点点滴滴，构成了当代军人独具鲜明特色的军营生活。

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很多有意思、有意味的俚语、成语、诗词，随手翻阅，俯拾皆是，这归功于作者较深的文学素养和生活积淀，它们不仅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也提高了小说文本的趣味性、可读性与真实性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

全书洋洋洒洒 30 万言，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军旅生涯的深刻体验和人生感悟，真情实感与文学虚构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分不清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，还是虚构的成分多一些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风趣幽默的人物对话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，让读者身临其境，欲罢不能，这正是这部军营小说的魅力所在。

（邱华栋，著名作家，鲁迅文学院副院长）

# 飞越地平线

## 1

深秋的北京，袭袭凉意笼罩，白天的喧嚣褪去，夜晚被雾霾一把揽入怀中。城北的一座大院里，灯光从几扇巨大的玻璃钢窗里倔强地喷洒出来，肆无忌惮地洒向夜空，个性十足、高调倔强，像是以这种仪式做着宣誓：只要胸中有光明，雾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灯光是从军事局会议室里发出的，汇聚在灯光下的常委们一脸的疲惫。细细品味每张脸，别无二致的神情背后，分明又笼罩着浓烈的紧张气氛，字里行间充满火药味。确切地说，会议室里紧张的空气和一触即发的氛围，是局长刘道川一手制造出来的。

之前，军事局常委会开了整整五个点儿，从下午到深夜，中间只耽搁了三十分钟，常委们在小食堂简单吃了点儿便餐。期间，党委书记、政委图慧还主动跟副书记、局长刘道川谈了自己的看法，刘道川没有点头赞同，但也没有提出反对，态度归纳起来四个字：不置可否。图慧想当然地认为，这事儿定会顺势而为、顺理成章。结果出乎意料，别的议程议完后，轮到干部调整时，刘道川突然发话，让自认掌握理性、客观、远见，永远站在真理高度的图慧出现鲜有的误判，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。

刘道川的话出口了：“杜言开这个人——的确能干，在处长这个岗位上，也确实确实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，特别是先后几次带队执行急难险重任务，

受到总部的表扬，个人能力素质没得说，在整个局都是名列前茅的，他功劳很大，怎么肯定都不为过。”要掀起波澜，必先以平静进入，才能收到惊人效果，所谓要扬先抑、要压先立，刘道川显然遵循了这一规律，一切都按既定套路稳步推进，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”在文学修饰上叫转折，含义路人皆知，何况图慧？她脸色突变、心沉池底，借喝水稳神之机，用余光搜索刘道川的表情变化。刘道川点上一支烟，一抬头，正好与图慧打量自己的目光碰在一起，他心里一惊，没想到图慧用这么古怪的眼神就这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点烟、皱眉、抬头……他立刻猜到，自己刚才用舌头舔便餐留在牙缝里的菜叶的细微动作，一定也让她尽收眼底了。想到此，他瞬间心生尴尬，眼神不由自主地躲闪到一边。图慧当然捕捉到了他眼神里少有的不自信，暗自松了口气，心里思忖：从他游移不定的眼神里可以完全判断出来，事情不会像她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她哪儿知道，刘道川眼神躲闪，完全是那根菜叶惹的祸。

其他常委寻声扭头，目光织起渔网，对焦、聚焦，把刘道川置于不偏不倚的焦点中央，等待他转折后将要书写的文章……

在对待类似“原则”问题上，图慧一向坚持：凡是经过干部部门考核，政治部门考查，按照程序一步步提交到常委会上的，就应该一致通过，不能有反对意见。确切地说，在她图慧这儿没有什么不能沟通的，有意见可以提前提，可以在会前进行充分酝酿、单独沟通，绝不能在会上公开反对她，特别是干部任用等敏感问题，这不仅体现班子团结，更是凸显民主集中制优势的象征。杜言开的变动，事关军事局党委用人导向，更关乎单位人才稳定大局，她相信刘道川不会在这件事上跟她过不去，不会跟整个常委班子过不去，更不会跟党的用人原则过不去，就算有意见，也应该保留。

在大家众星捧月般的眼光衬托下，刘道川的意见出来了：“但是，杜言开在‘3·22’失密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正是他的原则性不强，对下级管理不严，放任纵容，才导致‘3·22’失密事件的发生，给整个军事局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，严重干扰了部队的稳定和建设发展大局。”

他全然不顾周围越来越阴云密布的表情，声音又提高了一个八度，继续慷慨陈词：“最重要的是，到目前为止他本人还没有足够的认识，思想上的警示和震动不大，甚至还抱有强烈的个人情绪，对这样的干部提拔任用，我们要慎之又慎，绝不能脑子一热说提就提，说用就用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停顿一秒，感

觉意犹未尽，换个语气来了句启发式补充：“我的意见完了，请各位常委表态。”

刘道川一气呵成的鲜明态度，带来的反响是惊人的——极具立体的一部默片就此诞生，所有人都低下头一言不发，或表情僵硬，或陷入追忆，或内心忏悔，总之，每个人都卖力地饰演着默片里设定的人物角色，并共同遵守着一个原则：沉默是金。

说起“3·22”失密事件，的确是整个军事局无须求证的软肋，是他们永远的痛，更是个始终不能触碰的敏感话题，因为这个事件差点让整个班子翻船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图慧作为党委一把手，揽起平息事态的重任，她凭借丰富的政治智慧，上上下下良好的人脉关系，再加上科学妥善、游刃有余的协调处理，总算把军事局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在“3·22”失密事件的剧烈震动中给稳定了下来。尽管事件的后遗症未能彻底消除，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在本不平静的水面上荡出几个涟漪，但局势之舵还是控制在了自己手中，她的乌纱帽没被上级摘走，相关领导也保住了位置。自此，军事局上下一提到“3·22”就集体过敏，没人敢碰这个话题，就像大灾大疫过后，没有愿意回忆曾经撕心裂肺的痛苦。今天，刘道川又把这个即将愈合的伤口翻给大家看，无疑是撒盐之举。牵扯事件最深的副局长谭一宁、副政委官方远两名常委，有些坐不住了，谭一宁拿着勤务兵准备的湿毛巾拼命擦脸，官方远把打火机拨弄得脆响，点上一支烟，嘴里喷出一串儿恨恨的青色烟圈。

图慧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她很是生气，可以说是愤怒，这种愤怒如果能用风衡量的话，在座的每一个人早就被刮跑了。她强压怒火端起水杯，没有喝，抬眼环视一下会场，观察与会者的表情，不巧蒙蒙烟雾阻挡了她的视线，她重重地放下水杯，找到了火气出口：“各位把烟灭掉，请大家来不是过烟瘾的。”烟已尽数掐灭，可会议室仍然烟雾缭绕。

图慧很想走过去打开窗户，又一想，这个回字形的办公楼，没有一点秘密可言，对面的窗户里灯光闪烁，看来大多数官兵都在加班。凭她的直觉，此时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扇窗户，像探照灯一样观察着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，有多少双耳朵像雷达天线一样竖着，不间断搜索所有可能的蛛丝马迹，常委们的意见还没形成决议，万一走漏出去，不知又引来多少暗流涌动，何况军事局本来就是一个无风三尺浪的地方，想想也就忍住了，刚离开椅子的屁股又重重地坐了回来。

僵持、缄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她是书记，又是会议的主持，打破僵局



还得她出手。“那好，”她清了清嗓子，好像有痰堵在嗓子眼，不上不下，“既然刘局长提出来了，大家畅所欲言，谈谈对杜言开的看法。”

常委们面面相觑，就是没有人接茬，图慧又问了一遍，自己的话仍然像抛进真空，图慧只好转头寻问默片“导演”：“局长，大家都不说话，你看这个人是谁还是过？”她的意思很明确，放，是指把杜言开卡下来原地不动；过，是指举手表决通过提拔任用。

刘道川到军事局走马上任两年多，今天这样的冷场还是头一次遇到，想想过往，遇到不同意见，总会有几个常委站出来，象征性地附和几句以示声援，让他多少还有些安慰。此时此刻，常委们平时振振有词、妙语如珠的嘴仿佛刹那间被封冻，如千里冰面的江面，僵硬、冷酷，异口同闭的气氛，立刻把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他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，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，无论他愿意与否，他已经坐上了“孤家寡人”的宝座，过程如此之快出乎意外，尴尬、被动，甚至还包含些委屈的情绪瞬间涌上来。其实，否定杜言开不是他的初衷，甚至说提拔杜言开才是他暗中期盼的，他没有打算反对到底，如果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一下，说不定他也会改变想法，举手表决通过了。

大家装聋作哑，使得他心里渐渐失去平衡，他唯一想到的是化被动为主动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寻找同盟，得到声援：“对杜言开的看法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代表着部分常委的。”刘道川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副局长谭一宁。

“还有谁？”图慧与其说接刘道川的话，不如说她在质问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她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全场……

“谭副局长，对杜言开这事你怎么看？”拜刘道川的深情一瞥所赐，图慧用最短的时间锁定了目标。

在图慧看来，副局长谭一宁是主抓业务的第一副局长，与刘道川走得最近，他们不仅在分管业务上交集最多，又是科大同窗，平时都以师兄师弟相称，她虽然对此颇有看法，终因她也与谭一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还是做到了引而不发，今天正是“验明正身”的好时机。

谭一宁被点了名，青色的脸上泛起一阵灼烧的红色，像野火漫过枯草。他和图慧相处十几年了，有时是上下级关系，有时是同级关系，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角色关系中，他对她在心理上始终有种畏惧感，畏惧感是从什么时候爬进心里的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，反正这种心理劣势，随着时间的拉长与日

俱增，自己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着，扯不掉，挥不去，摆不脱，两年前局常委班子调整，上级的一纸命令，他们又成了上下级关系，谭一宁便自然且顺利地进入猫鼠游戏的既定轨道，此生注定这种游戏只有开始而没有谢幕。

如何答复？他的目光在图慧和刘道川之间来回扫描，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、都与自己有瓜葛，哪一个他都得罪不得，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，可眼下的局面让他无处躲、无处藏，现实要求他必须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快速权衡出利弊，在手心手背间做出取舍。

他吧嗒下嘴，清清嗓子，心里有了倾向性答案：“对这个问题，我主张……还是让杜言开……动一动的好……”

不怕狼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刘道川寻求的同盟军还没来得及联合，就活生生地土崩瓦解在眼前，他很失望，更多的是愤慨。谭一宁的话音刚落，他便按捺不住，气愤从胸腔里一泄而出：“我坚决反对！在‘3·22’失密事件没有彻底平息之前，我建议杜言开在原岗位上继续历练，不予提拔。”说完，蔑视的眼光瞥在谭一宁身上。

这话本来是想给不争气的盟友谭一宁一点颜色看看，没成想，主要进攻目标脱靶，反倒一枪击中图慧的原则底线，无奈，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，矛盾瞬间发生转移，牵怒了图慧，最高指挥官间的“单挑”不可避免地展开了。

“我一再强调，‘3·22’失密事件，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，领导责任也不该由哪个同志单独来负责，要说责任，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承担，尤其是你刘道川同志，你是一局之长，安全保密的第一责任人！”图慧吹响了进攻的号角。

刘道川毫不示弱，摆出一副兵来将挡、水来土掩的架势回敬：“我也多次声明，该我承担的责任我绝不推卸，要杀要剐任凭组织处理。但提拔杜言开，恐怕不符合组织原则吧？”

“什么叫不符合组织原则？难道你一个人反对我们就得亦步亦趋跟着你的想法走，才算符合组织原则吗？”

“我既没这样想过，更没这样讲过。”刘道川大手一摊，“大家都知道，我刘道川这个人从不干一手遮天的事儿！”

图慧没想到刘道川今天反常到这种地步，令她惊愕不已，“你什么意思？谁一手遮天了？我奉劝你，不要含沙射影、阴阳怪气，搞人身攻击那一套！有话直说，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品格是光明磊落、实事求是！”她用目光打量一下众人，觉得自己的讽刺力度还不够，更不够文学级别，于是又甩出一句：“小

心痴鼠拖姜，春蚕自缚！”

刘道川不甘示弱、反唇相讥：“哼，发表个看法就是搞人身攻击？提个反对意见就是阴阳怪气？照你这么说，哪个人还敢讲话？看来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咱们局已形同虚设，这个常委会趁早解散拉倒，一了百了！”

这么没有党性原则的话他也说得出来，图慧气得两眼发乌，指着刘道川，一嗓子气冲霄汉：“刘道川，你太过分了？！”

刘道川惊愕地抬起头，正遇图慧纤纤玉指化作的利剑，像一道闪电向自己袭来，“剑气”逼近印堂，感到丝丝凉气。忽然，一句歌词莫名其妙地闪了进来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遇见了千万要躲开——

“我过分了吗？我哪里过分了？我只不过就事论事，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嘛！”刘道川自知失言，语气显然缓和了许多，表面上一副君子风度。

刘道川急刹车的态度，倒给图慧提了个醒：他不讲原则，我不能跟着他一起撒泼。意识到这一层，她赶紧收回手，但语气仍然软中带硬具有震撼力：“对于这件事儿，前期咱们也进行了沟通，我认为你是不反对的，所以才拿到党委会上进行研究。当然，如果你还固执地认为我图慧搞一言堂，你可以向上级党委反映，甚至向上上级党委反映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你的自由。但是，我必须要说，对你今天的这种态度，我作为书记对你提出严肃批评！”

“信步行将去，随天吩咐来，随你的便吧！”刘道川重重地往椅背上一靠，有意远离她的射程。

“二位领导都消消气，消消气！”硝烟弥漫之际，副局长谭一宁出来打圆场，作为两人论战的重要砝码、战争的源头，他深知，事情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他也难辞其咎，“流水下滩非有意，白云出岫本无心。一场误会，误会了！都是为了工作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”他抱着十二分的歉意，充分运用见风使舵、就水湾船的独家秘籍继续着，“都说为人处事两件宝，和为贵、忍为高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让一分……”

“好了！”图慧剥夺了谭一宁和事佬职责，“我看这会也开不下去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！”她扫视面面相觑的众人，大声宣布：“散会！”说完端起水杯，怒气冲冲、头也不回地走出会议室。

常委们极目远眺，无声地目送图慧渐行渐远的背影消失在会议室门口……

常委会上悄然刮过的风暴，没有影响到官兵加班加点工作的热情，处长杜言开和副处长李建业，针对白天收效甚微的训练情况，正着手研究训练方案。

杜言开把训练方案重重地丢在桌上，“白天的训练，看上去一派热火朝天，可训练效果呢？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，简直是技术的倒退、智商的退化，这个破方案没法执行，必须改！”

李建业知道这是个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能劝慰几句：“老杜，少安毋躁，上级下发的训练方案不是我们说改就能改的，特别是今年的方案，听说领导很欣赏，称赞这个方案很细、很全面、很科学呢，咱们不明就里说三道四，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欣赏？指头当不了拳，兔子驾不辕，这种新壶装旧酒的把戏，我不相信你能心安理得地看得过去！”

李建业一脸无奈，“没错，是去年的训练方案，今年换个马甲又发下来，我当然看不下去了。不过，现在已然成了红头文件，我们能怎么办，只能遵照执行。”

“建业，车不横推，理无曲断，服从不等于盲从，对于不符合实际的方案，我们要果断地拒绝执行。”杜言开瞪着两眼质问李建业，“你不会连这点可怜的正义感都没有吧？”

李建业一乐，“哼哼，拒绝执行？上下嘴唇一碰，说得轻巧！等上级检查方案执行情况的时候，你拿什么交差？”

杜言开双眉一挑，“交哪门子差？实话实说嘛。”

李建业警惕地打量了他一眼，知道这个搭档的犟劲上来了，生怕他再招惹是非，赶紧连拉带拽把杜言开摁在沙发上，指着他的鼻子郑重其事地警告：“老杜，我警告你，别胡来，千万别胡来啊！”

杜言开轻蔑看着他，“我就知道你是个船头怕鬼，船尾愤贼之人，像你这样畏首畏尾的家伙，以后我真得捏着鼻子跟你搭档了。”说完把头扭到一边不理他。

李建业心里掠过一丝担心，而此时又不能火上浇油，只能耐着性子解释：“不是我缩手缩脚，你也不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，失密的屁股还没擦干净，这个时候要再给个棒槌认作针，任意而为一通，我们可真就成了打着哆嗦手抱冰，雪上加霜了。”

杜言开不以为然，拱拱手，“我知道你担心革命同志的安危，先谢过了！”但他有他的打算和担忧，“非针不引线，无水不渡船呀老李，没有好的训练方案，训练质量怎么提高？训练上不去，战斗力又从哪里来呢？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

吧！”他起身，故作轻松地拍拍李建业的肩膀，算是对关心的回报，“放心吧，我会掌握分寸的！”

李建业进退两难，他既不想让杜言开惹事，又打心里看不上机关的做法，听到杜言开这么说，知道他有办法。李建业暗自惊喜，斜睨着他，“保证这回不会惹事？”杜言开点头称是。

李建业还是有些不放心，进一步确认：“也就是说，你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了？”

杜言开又点了点头，“算是吧。”

李建业紧锁的眉心舒展开来，他虽然心里急切地想知道答案，但表面上还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儿：“还不赶紧给呈上来，我可是日理万机的人。不过嘛，再忙这个忙还是要帮的，为朋友总得两肋插刀一回不是！”看杜言开没什么反应，他急不可待地伸手索要：“拿过来，我见缝插针地帮你修改一下？”

杜言开指指脑袋，又做了个法西斯式的举手礼，“报告陛下，办法全在这里。”李建业以居高临下姿态得意地吩咐催促杜言开讲出来听听。

杜言开翻着白眼，吹开茶叶喝了口水，像是在理思路，放下杯子一脸正经的样子，“我是这样想的。其一，根据咱们装备更新、人员变化情况，制定符合我处实际的训练方案；其二呢，建议局里立即收回现在的训练方案，重新制定下发；其三……”

还没坐稳的李建业，霍地站起身，手里比画着暂停的手势，“打住打住，你别其了。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万全之策呢，还两全其美，一全都算不上，句句臭棋，这绝对不行！”李建业又指手画脚地吊着嗓门声明：“这份红头文件是得到领导充分肯定、高度赞扬的，你建议推翻，这摆明了是给领导上眼药嘛！”

“你想歪了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没事找抽啊，要想提高训练质量只有这华山一条路，怎么就成了给领导上眼药呢？”

“嗨！”李建业眯着眼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杜言开，忽然幡然醒悟，惊讶道，“你哪是给领导上眼药啊，这分明是老毛病又犯了呀！”

杜言开刚要张口辩解，李建业摆手制止，“千万别解释！”他轻敲桌面，煞有介事地教育起来，“老杜啊，黄河万丈有底，人心三寸难测，我可以不这么想，但不代表别人不往这方面想啊？自古直言贾祸，把领导惹毛了，后果是什么不用我再啰嗦吧？你可是老处长了，不能再犯影响自己前途命运的小儿科错误。我这全是为你着想，你好好想想吧！”



“无所谓！谁的脑袋谁做主，他们要真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再说，木分花梨紫檀，人分三六九等，一件事儿做出来，不能保证所有人满意。”愣了一下，他又数落起李建业来，“你这个人啥都好，有爱心、有事业心、有责任心，就一毛病，吃虱子留大腿，净算计小事。”

李建反问：“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事是小事儿吗？”

“老李呀，沐浴部队教育这么多年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！就和着大葱蘸酱咽了吧？借着酒劲让呼噜消化了吧？还是你这耳朵听那耳朵冒，所有的教育成果都吹散在风中了？”杜言开连讽刺带挖苦的一顿猛轰，李建业有点晕乎，气得干张嘴不出声。杜言开看到他这副表情，干脆说个痛快，“噢，知道了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只开花不结果，教育成果在你身上一直处于绝缘状态，你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？或者身上有什么涂层，我看看。”说着伸手要摸李建业的脸。

李建业一把挡开，杜言开收手，正色道：“还知道人有受不了的时候啊？这说明你既不像蛇那样冷血，也不像狼那样无情，还没忘我们一贯接受的教育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我就多费点口舌，再给你普及一遍，听好了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，组织的事再小也是大事。你说，个人进步发展比起部队训练质量的提升不是小事吗？”

等了一阵，李建业终于蹦出一句话：“你不在乎是吧？我在乎！”

“合着我半天是对牛弹琴了。”杜言开很失望。

李建业据理力争地为自己辩解：“你讽刺打击我也差不多了吧！这么地，你要真打定有鸡天也亮没鸡天也明的主意，那就请你考虑考虑我行吗？咱俩可是正版的辅车相依、唇亡齿寒的主儿，你想想，哪次不是你点火我跟着烧屁股？为了这，我在‘副’字上也打转了好几年吧？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”李建业短促有力地拍着自己的胸脯。

“建业，一个人有点私心杂念是可以理解的，但眼睛不能总盯在一己私利上，那样就有点过分了。明明知道这个方案不行，故作视而不见，当什么事儿没发生，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吧？”

“情和理是什么？现在我们的职责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执行，有问题吗，OK？”

“你这是张冠李戴、偷换概念，说到底是强词夺理。拜托你了，看在部队为教育培养咱们，又出钱又出力的份上，你没有领悟，哪怕有点觉悟也好啊！俗话说马有垂缰之义，狗有湿草之恩，我们如果就这样若置若罔闻下去，算什

么人了？再说，这个方案你也是不赞同嘛！”

“别跟我讲大道理，现在的形势你不是不知道，没人挖出你的心来看看是不是比干，现在对人评价的唯一标准是看你进没进步，进步的标志是什么，是步步高升。提拔了，别人就另眼相看，没提拔，工作做得越多，二傻子的名号就坐得越实，别人更不会拿正眼瞧你。归拢说齐了，黄连救人无功，人参杀人无过就是现实。”

“甘瓜苦蒂，物无全美，一切行为全然在心……”杜言开正要继续解释，“嘘——”李建业伸指制止，侧耳细听门外的动静。

这时，“砰”的一声办公室门猛然被人推开，一颗大脑袋连着大半个身段出现在门口，黑黑的脸上镶着忠厚，大大的眼里透着质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。

俩人心里咯噔一下，猛然抽紧，定神望去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李建业气不打一处来，一边安抚狂跳的胸口，一边用手指着一科长黄大刚，厉声喝问：“黄大刚，你坟头上舞大刀，想吓死人啊？搞什么名堂！”

黄大刚也被他俩奇怪的眼神吓了个激灵，双方互惊，各不相欠。

他咧咧嘴，一脸歉疚，“唐突唐突，没吓着二位领导吧？”黄大刚身材高大魁梧，搭眼一看便是个不拘小节、粗枝大叶之人。其实，恰恰相反，他与沙里淘金、抽丝剥茧的业务工作打了十年交道，也磨砺了十年，磨出的最大优势是思维缜密、心细如发，他的名头除了业务尖子、技术能手之外，还有一个封号：“3·22”失密事件肇事者。

“哎，我说你这个人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放灯笼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黄大刚点头哈腰地致歉：“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”

李建业怒气未消，喋喋不休地训斥：“黄大刚你还有下次？做梦吃饺子想得美！以后再装神弄鬼地吓唬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黄大刚听后，弯成虾球的腰直了起来，不软不硬地接话：“李处长，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，这是你领导的权力，但请你以后别叫我名字！”自“3·22”失密事件后，他就落下一病根，不能听别人叫他的名字，只要一叫，他心里就跟触电似的发紧、发硬，还发慌，出事儿以后，各级轮番“提审”，久而久之，他把自己的名字与“罪孽”二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李建业本来见了他气就不顺，这回终于找到撒气的理由：“嗨，小话儿带着刺儿，够扎人的啊，不叫名字叫什么？叫你科长？训练尖子？还是肇事者呀？”

黄大刚一脸委屈，听了李建业如此戳心窝子的话，更是气得直翻白眼儿。

“哟，不服气咋地？搭起牌楼卖酸枣，买卖不大，架子不小，说不得了？黄……黄科长，老话儿说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既然为都为了，还不兴跟着你遭殃的人申申冤？你要真想堵别人的嘴，出了事儿大包大揽在自己身上不就结了，别害我和杜处长呀？”

两个人嚷嚷起来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

“好了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窝里斗。”杜言开制止了二人的唇枪舌剑，“黄科长，这么晚了有事吗？”

黄大刚擦了一把嘴上的唾沫星子，从袖管里抽出卷成筒的几张纸，小心地递给杜言开，“处长，这是我们科加班加点做出来的训练方案，希望您能批准。”

杜言开拿着黄大刚奉上的训练方案不停地翻着，眉开眼笑、如获至宝，“看，要破东吴兵，还得东吴人，这不正是我和李处长讨论的问题吗，雪中送炭，真是雪中送炭呀。”伸手递到李建业面前，“老李你看——”

李建业侧眼瞄了一下训练方案，并没有多大兴趣，转脸给黄大刚下逐客令：“还有事儿吗？没事赶紧回去！”

黄大刚自知是个不受欢迎的人，向杜言开打了声招呼，瞥了一眼李建业，知趣地走了。

“老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下级？一点儿都不宽容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将军额上能跑马，这不是你的口头禅吗？”黄大刚出了门，杜言开批评李建业。

“他是个例外，看到他我就来气！咱俩本来蒸蒸日上、前途光明的，让他这一泡尿浇的，不仅前途暗淡无光，还成了黑五类，难道你不恨他？”

“嗨，他也是无心之举，车停在那儿，就在路边撒了泡尿，谁知道这个时候小偷能乘虚而入，把他的包拿走？幸好发现及时，从垃圾桶里捡回来了，但毕竟绝密文件离开了手，况且还报了警。”杜言开沉思片刻，“老李，自从出了这事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到现在还陷在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。人到难处不能挤，马到难处不加鞭，这个时候，我们作为他的领导，应该给他更多的宽容和理解，帮助他从阴影里尽快走出来，而不是声色俱厉地横加指责。”

“原谅可原谅之人，宽容能宽容之事，他这人能原谅吗？”

“人不错成仙，马不错成龙。犯错误是难免的，你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误？在这件事上，他也算是个受害者，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对待他。”

“我可没这么绝对，错误当然可以犯，但是有一条，别殃及池鱼，别把我李建业搞成‘李不升’就好了！”





“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为自己的一官半职耿耿于怀！”

“唉……人要倒霉喝蜜都能喝出臭味来。”李建业长吁短叹，“你说这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，怎么就不能当个包青天呢，罔顾事实地乱做决定，搁谁也受不了。不瞒你说，这些天我心里反复盘算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妈的这个‘3·22’事件，到底跟咱有啥关系？老杜你知道，出这事的时候，我和你带着部队执行外训任务，他黄大刚在家留守，又借调到训练科，他是在训练科出的事，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呀，我这回真是领教了什么叫欲加之罪、何患无辞了。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，祸不入慎家之门，出了这事我认真进行了反思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你不能说这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作为处领导，我们在部队的教育管理上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，比如，对大家的管理还不够严格、教育还不够系统，把教育融入官兵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做得不够到位。”

李建业愤愤不平地反驳：“教育不是万能的，管理是永无止境的，你能保证教育到位、管理科学了，一定不出事儿？这仅仅在理论上存在可能。有必然就有偶然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所有人都处于动态之中，你不惹事，事还找你呢，你能保证按交通法行驶，能料到哪儿有碰瓷的吗？一句话，他跟着我们保准没事。”气还是难平，他又补充：“从源头上说，当初我们圈定的外训人员里有他黄大刚，副局长、副政委轮番打电话，硬是把他留下来到训练科帮忙，现在可好，出事儿了，板子却打到我们屁股上来了，逼着咱们负领导责任，怎么不是欲加之罪？”

“还是那句话，只要部队教育管理有漏洞，即使没有黄大刚，还会出现张大刚、王大刚、赵大刚……”

李建业抢过话头：“可现实就一个黄大刚啊！即使我们有责任，也不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，最可气的是，他们不仅逼着咱们负主要领导责任，还以此作为我们不予提拔的小辫子抓住不放。研究几次了？都没通过吧？想起来我就七窍冒火、五脏生烟，真他妈的堂屋里挂兽皮不像话！你说，天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吗？”

杜言开撇嘴，“这话可不讲原则！”

“我怎么不讲原则了？这本来就是事实，是什么我就说什么，言为心声，我这叫真诚，别拿我的真诚不当干粮。”

杜言开咧嘴一笑，“你真诚，整一个落水要命、上岸要钱的主儿，你这么愤青地绕来绕去，还不是为你错失的提拔机会鸣不平嘛，蔽天的是云雾，蔽人